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神州日報 （星期四） 第一版

神州日報

民國紀元前五年創刊
第八四五四號
今日壹大張售價國幣十元
社址：寧波路三一〇號
電話：一六〇四〇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滬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二○號

中蘇現無正式談判 對物價作有效處置

政府改組待二中全會後實行

蔣主席昨答中外記者問

主席在記者招待會席上與夫人錢市長合影

【本報訊】蔣主席夫婦，於昨午十一時在市政府大禮堂內舉行本市中外記者招待會，到中外記者六十餘人，十一時正主席偕夫人驅車自賈爾業愛路私邸駛抵市府，時市府各局長麕集市府大門外列隊恭迎，市府四週，鵠候市民數萬，見主席夫婦準時蒞止，莫不興高采烈，歡聲雷動，車抵大門，即由錢市長導入大禮堂，主席夫婦進門，室內排號入座之中外記者，均一致起立致敬，招待會開始之先，首由張道藩起立向各記者致意；大意謂：主席公務繁忙，規定二十分鐘內完畢，發問務請扼要簡單，同時發問前請先道出各記者之報社名稱及姓名，時主席夫婦即請各記者就座，并笑謂：各位有任何意見問題，請隨便詢問，時乃由主席祕書沈昌煥任翻譯，首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之記者起立發問，次由另一外籍記者又次為法國新聞處記者，及另一外籍記者，至此，中國記者亦以物價暴漲為詢，復由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詢馬歇爾元帥在華工作需時若干，及其他記者所詢各問題，一一由主席詳加答覆，時及二十分鐘有奇，乃告散會。茲誌主席答記者問全文如次：

問答

記者問一：外傳中蘇兩國，正進行祕密談判，聞美國政府要求中蘇兩國，將談判情形，充分告知美國政府，有否此事？

主席答：關於此事，余在重慶對記者已有說明，現在中蘇之間，並無正式談判，惟關於經濟合作之非正式商談，則時在進行，但並無不可公開告人之事。美國政府如有此願望，則我們當可隨時告知。

問二：蘇軍自中國東北九省完全退出之期，蘇聯與中國政府相約究竟何日為止？

答：此事早經公布，蘇軍本已相約在二月一日以前退出東北，關於東北詳細情形，今日無暇詳告，諸位如有問題可用書面提出，將來余可作書面答覆。

問三：中法談判甚久，不知進行有無困難，新約何時可以訂立？

答：中法談判尚在進行，其結果不久當可公布。

問四：上星期日重慶市民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發生毆鬥，不知應有何人負責？

答：關於此事尚未得到報告。

問五：主席蒞滬後，此間物價頓見下跌，足見有奸商操縱，不知政府今後對於物價能否採取有效之步驟？

答：政府對於物價，自當作有效之處置。

問六：馬歇爾元帥在中國之任務，尚須多少時間，始能完成？

答：必須有相當長的時間。

國民大會 五五舉行

問七：國民大會，何時舉行，政府何時還都，是否尚擬遷都他處？

答：國民大會已經政府決定，於五月五日在南京舉行，故政府還都之期當在五月以前，至於遷都一事，但尚未決定，政府中並無此說。

問八：此次陸軍總部在南京所召集軍事復員會議，主席是否前往參加？

答：余即將往南京參加會議。

問九：政府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已作重大讓步，中共是否保證眞能放棄其私有之軍隊？

答：余與全國人民，均相信中國共產黨，必能歸還國家，因中共若不能放棄其私有之軍隊，則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之一切努力，均歸無效，而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亦等於具文矣。

問十：據說在中國境內，尚有若干德國納粹份子，未送往集中營，不知主席來滬，會否注意及之？

答：在中國之德國納粹份子，政府一律視為俘虜加以處治，但純正之德國商人而無任何政治關係者，又當別論。

問十一：政治犯何時可以釋放？

答：政治犯一點已有決議，政府對此早經宣布，現已實行。

問十二：中國報紙盛傳政府即將改組，對於行政院與立法院以及各部長人選亦有種種推測，不知確否？

答：政府改組須待國民黨二中全會後始能實行。故一切問題皆須由二中全會決定，現在外傳種種傳說，均屬推測之詞。

問十三：主席赴京前是否將返奉化故鄉一行？

答：目前無此閒暇。

問十四：在華之日本戰犯，中國是否準備審判，主席對於日本之再教育，有何意見？

答：中國對於在華之日本戰爭罪犯，亦照各國同樣辦法，隨時皆可審判，關於再教育日本一事，余對麥克阿瑟元帥之辦法，大致同意。

問十五：中國是否將派遣軍隊佔領日本？

答：此事政府正在考慮中，不久當可決定。

社評 亟應遏制的「政治刼案」

今天跑馬廳廣場舉行歡迎主席蒞滬大會，那盛大的場面，反映出民心的歸向，「民心」像水下瀉一般歸向着賢明的主席，在政府的立場說，這眞是史無前例的有利條件，以建立權威，組成強力的政權，執行任務，完成三民主義的建國目的。然而「愚蠢」與「過失」竟作踐了這「頂好」的機會，如陪都連續不斷的「政治刼案」者然，寧非大可仰天浩歎！

比如今天民衆歡迎主席的大會，有十萬市民參加，上海軍警當局，自然嚴密保護，不會發生「意外」，以興會與秩序終場，這是上海軍警當局的盡責，應該稱道。可是在陪都，不是主席親蒞的大會，秩序大亂，鬪毆傷人，竟連續發生，陪都軍警當局，事先不加防護，事發不加彈壓，事後未嘗儆懲。事情是一樣性質，責任也沒有分別，但為何彼此異趣？這使任何人懷疑到當局為何袖手旁觀？反對黨則詆毀是政府的「現形」，我們則為政府「悲」，為政府「惜」。這情形有害無益，「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如是而已。

還並非是根本的命題，可以佐證在野黨派主張「民主」，而政府摧殘「民主」，我們不願意像這樣說法。「民主」還是政府努力促成，如主席主持政協，只是一片誠心，促其必成，到今天何能把實現民主的一切的「好」，都寫在在野黨派帳上？可是事實已如此，如果要寫在政府「功勳簿」上，便覺有點不甚投合，寧非政府當局一件最為失着的措施？

有人說政府可在政協「失敗」了，所以在在野黨派的面前，要挽回點面子，逞逞威風，如滄白堂的擾亂事件，如較場口擊傷李公樸郭沫若等；可是這錯誤却就不可恕，這愚蠢也就太可恨，主席曾言「政府得以還政於民的一部份責任讓予其他黨派，本是既定方針，是政府還政於民的一個步驟。」然而這些「不幸事件」的演出，却似乎是一反主席的意旨，承認了自己的「失敗」，而來一個「識姦戰勝」，這豈非可恨可歎？

我們有理由說，維持治安，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在政府是一宗責任，在反對政府者則可以擁為一宗資本，政府之欲維持治安，要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比之任何在野黨派與個人，當然要急切重要十倍，因為治安偶有不佳，人民利益偶有被侵，均足以為在野黨派攻擊政府的藉口，均足以喪墮政府的威信，如果是擁護政府的人，就得把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的責任，放在肩上，尤其在在野黨派所活動的地方，更應小心謹慎，勿令有騷擾，甚至不幸事件發生。乃者反其道而行之，適對於此種最需維護，最應維護之場所與人物，竟連續發生治安破壞，人民利益被侵事件，甚至主動人物，亦攙入有政府之人員，如搜查黃炎培之意響者然。不知若輩為何必欲喪墮政府威信，且狂且蠢，一至於此？

陪都重慶是被譽為「遠東司令塔」的世界都市；政治協商會議在那裏獲取圓滿成功，重慶也就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了；重慶有了這兩層關係，好比放上了件金光燦爛的新裝，永為世人傳誦紀念。然而就因為這三次「不幸事件」（滄白堂事件，搜黃事件與較場口兇案）却把這光榮褪了色，蒙了垢。今天我們即景生情，我們覺得跑馬廳需要秩序，當無殊於滄白堂與較場口；今天上海十萬市民需要集會自由，亦當無殊於滄白堂較場口的陪都民衆；今天十萬上海市民需要居住自由，亦當無殊於黃炎培之在陪都，推己及人，由親及疏，我們的政治是要使老百姓滿意的，自然更不願意政府人員曲解誤用權力。制止足以失民心的事態，方能達成政府的使命。

我們向主席陳訴，那些愚蠢與過失，是該嚴予制裁了，否則太陽雖是普照天下，而烏雲却就掩蔽着它，我們替賢明的主席憤憤不平。

慰問蒙難同志

主席於中外記者招待會後，即於市府祕書長室接見本市蒙難同志蔣伯誠夫人、吳開先、姜夢麟、毛子佩等五十餘人，主席夫婦對各蒙難同志，慰問備至，約歷十餘分鐘，旋散。主席乃同市長室休息，此時市政府四周，民衆鵠候者數萬，人山人海，歡呼聲如雷鳴，主席稍予休憩，旋親同夫人至漢口路江西路轉角之市府洋台上，接受市民熱烈歡呼，主席含笑頻頻點首，右手揮動，約二分鐘，主席輕言：「明天見！明天見！」乃返身同入內室。時過正午，主席夫婦即趨車自福州路江西路邊門外出，直駛江海關碼頭，搭乘美軍登陸艇，首至柯克上將之旗艦，旋去AST海軍登陸艦，此等海軍登陸艦有我海軍隨美海軍實習，歷時月餘，三艘甫自青島來滬，其中實習海軍達三百餘人，主席夫婦笑逐顏開，對實習官兵嘉勉有加。至下午二時許，始行登岸返邸。四時許後，于台拉斯脫路舉行招待上海耆紳會，到有顏惠卿、杜月笙、王曉籟、徐寄廎、黃金榮等四十餘父老，主席撫慰備至。本市各界歡迎蔣主席夫婦蒞滬大會，昨日業已籌備就緒，所參加者之請柬與綬帶，并已發齊。社會局所登記參加歡迎社團人數，業已超越十萬以上，預計屆時將有十五萬人以上參加。各業工會，并于昨晚製就龍燈，及其他花燈，據歡迎大會籌備委員會稱：大會准三時於跑馬廳舉行，事後將舉行大遊行，傍晚七時開始，將舉行火炬遊行大會，預定路綫向東去南京東路，然後外灘，向南折中正路，折回跑馬廳散會，預料屆時盛況空前，將有一番大熱鬧云。

歡迎大會 會場佈置

【本市訊】歡迎主席蒞滬大會定於今日下午三時，在跑馬廳廣場舉行。會場佈置由工務局青年團及各界代表負責佈置，昨晚已大部佈置就緒，主席台設於跑馬廳大看台上，上懸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主席台級中央，滿綴花卉，台右端為參加大會之文官席，左端為武官席，外交團席，新聞記者席，廣場中以白粉劃線規定民衆社團排列位置，跑馬廳原有四門，因參加人數衆多，屆時勢必擁擠不堪，故臨時決定增闢兩大門，一在西藏路東方飯店斜對面轉角，一在石牌樓口，以跑馬廳馬霍路口為主席專用出入口，南京中路馬霍路門為機關首長盟軍有特別證者出入之用，其餘新世界門及新闢之兩大門，馬霍路龍門路轉角門，均為民衆團體出入口，今日大會由各界公推錢市長為總指揮，會場警衛由警備總司令部及市警察局負責，由衛生局担任救護衛生，會場內設臨時救護隊八大隊，及臨時公共廁所。

參加人數約有十五萬

參加人數，將超過十萬人，全市大中小學學生，約共有五萬餘人，昨日向社會局登記之社團，已有各業同業公會一百六十餘單位，工會一百二十餘單位，特種公團百餘單位，及軍警黨政人員，共人數已超越預定數額，預料此空前盛會，參加者將有十五萬人以上，今日參加之黨政公教民衆團體，於下午一時即須入場集會，領有特別證之各機關首要及盟軍將校，於二時入場，主席准於三時蒞會，屆時自賈爾業愛路官邸至跑馬廳途中，將由黨團同志協助軍警維持秩序，開主席蒞會後，將由青年團獻花，大會不舉行儀式，主席演講完畢後，並將由青年團上海支團部，向勞苦功高之團長，呈獻錦旗。

又訊：抗戰蒙難同志會全體會員，定於今午十二時，在靜安寺路仙樂斯舞廳外廣場上集合，整隊入場，參加歡迎大會，凡在滬蒙難同志，請於十二時到場參加。

又訊：本市各界於今日（十四日）下午，在跑馬廳舉行歡迎蔣主席大會，市教育局昨通令各公私立學校，凡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高級部學生，應先齊集各校，由校長教員率領，整隊前往參加，於今日下午一時前須到達跑馬廳云。

蔣主席夫婦茶會招待耆紳

希望全體市民一德一心 共同努力建設新的國家

【本市訊】蔣主席夫婦於昨日下午四時，在台拉斯脫路一百六十號，舉行茶會，招待本市耆紳，到顏惠慶、章士釗、陳廷銳、杜月笙、王曉籟、陳文淵、許炳堃、伍特公、胡樸安、黃式金、徐寄廎、顏福慶、勞念祖、馬叙倫、陳藹龍、葉景葵、陳冷、張元濟、劉崇傑、何炳松、傅統先、魯繼曾、袁希洛、劉垣、查人偉、蔣維喬、褚鳳儀、金通尹、倪保春、蕭任堅、盛振為、樊正康、吳保豐、馮有眞、魏伯楨、金廷蓀、秦潤卿、黃鄭夫人、孫王國秀、俞慶棠、高君珊、徐朗西、黃金榮、袁良、惠濟良、趙世光、錢國運、盛懷才、金人鑑、王鍾麟及美國教會方面人士十餘人，尚有張國淦、嚴惠宇、陳陶遺、趙志游、栗蕙焯、唐文治等因病未克參加，蔣主席夫婦於四時二十分抵達，即由錢市長與主委等介紹與到會者一一握手，旋即就座略進茶點後主席起立致詞，向上海耆紳及市民致懇切慰問之意，全場報以熱烈掌聲，次由顏惠慶代表耆紳致答詞，最後李登輝堅請蔣夫人致詞，夫人以在場之美國教會人士甚多，乃以英語發言，詞語雖簡，而情意親切，至五時許茶會告畢，與會者復一一與主席夫婦握手道別，主席夫婦略事休息後，亦即離去，當時台拉斯脫路上，已人山人海，爭欲一睹主席夫婦丰采，當主席夫婦乘車出外時，歡聲雷動，如醉如狂，茲誌主席夫婦及顏惠慶演詞如次：

蔣主席詞

本人與上海父老及同胞闊別已八年餘，在此八年餘中，上海父老及同胞，備受敵偽壓迫及蹂躪，但均堅苦奮鬥，共同爭取勝利，今日在此相見，猶如家庭團聚，一片熱情，本人感觸萬端，融和快樂，非言語所可表白，上海為我國最大都市，應為全國表率，希望諸位父老及全體市民，一德一心，本過去艱苦奮鬥之精神，共同努力建設新國家，庶不負八年來茹苦含辛所獲得之成果，敬以至忱，恭祝諸君健康，並共同完成建國大業。

顏惠慶詞

略謂，恭聆主席訓示慰勉，具見對上海市民之關切，令人感奮，惠由港來滬，已四五年，對上海之情形比較熟悉，可向主席簡單報告，回憶日本投降之初，惠慶奉蔣伯誠先生轉達主席之命，慰問集中營內英美僑民，當時曾向彼等說過，集中營內肉體方面所受之痛苦，並非眞正之痛苦，最痛苦者，實為抗戰期內無機會為祖國效力，英美僑民對此語均甚感動，抗戰八年中，上海實為一個大集中營，上海市民，肉體上所受痛苦，實不足道，而精神因不能與內地同胞同樣為抗戰努力，實在非常痛苦，抗戰勝利後，內地同胞，對上海市民艱苦情形，頗多不了解者，但上海三百萬市民中，雖有少數敗類，然多數皆愛國家，並能出錢出力，舉辦慈善及教育事業，最近數月來，內地同胞對上海市民，已明白瞭解，大家同心同德，共謀繁榮上海，八年來上海市政廢弛，馬路不修，陰溝不通，碼頭破壞，均亟待修復，惟需款浩大，非上海市政府力所能及，敢請主席特加關注，前次主席赴平，未蒞滬上，上海市民莫不失望，昨日，主席與夫人翩然蒞止，全市市民歡欣若狂，情緒熱烈，皆出至誠，此情此景，猶如孤兒之見父母也，謹代表全市父老向主席及夫人致敬。

蔣夫人詞

略謂此次與主席來滬看見許多老友，無任欣快，頃顏先生致詞謂內地同胞，對上海市民之情形不甚瞭解，實不然，余可為諸君述一故事，上月，余赴東北，據友人談稱，日軍佔東北時，強迫東北同胞每晨必須為日本天皇祈禱，然東北同胞確皆遵命祈禱，非為日本天皇祈禱，而係為國民政府祈禱，主席及余皆信上海亦如此，上海市民除少數敗類外，固皆盡忠其國家也，是以抗戰期間內地同胞以武力為國家奮鬥，上海同胞，則民氣發揚，予全國以精神上之鼓勵，余更須表示感激者，上海市民於抗戰期中，曾盡力捐款，使傷兵孤兒及抗戰將士家屬，得獲經濟上之援助。現抗戰已勝利結束，淪陷區與自由區狀如一大家庭無分彼此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陪都金價狂漲

【本報重慶十三日專電】今日哈赤一二五〇〇元，猛漲二〇〇〇元，美鈔一七六〇元亦狂跳，白米一七八〇元，漲三〇元。（註：宋院長俞財長在滬，滬金價狂漲，宋俞兩氏返渝，渝金價亦狂漲，兩氏身上似帶有滬風。）

國民大會代表 依法應由民選

【重慶十三日電】國民大會代表，以國民大會召集有期，準備會議開會在遍，特發表其對憲政之共同意見，就擴充代表名額及協定憲法修正原則兩點，有所論述，茲總要點如次：（一）關於擴充代表名額之意見，國民大會代表，自應依法由人民選舉，非由人民選舉者，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義至斷明，同人於十月卅日發佈第一次之共同意見，即主張代表得為合理之增加，而人選必以有貢獻於抗戰者為標准，今政治協商會議商定增加黨派代表七百名，協定代表之名額，幾及民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二，四億五千萬人民所選舉之代表，其超過各黨派可指派代表之比例，為數無幾，是否合理，當為國人所共見，抑尤有進者，此次政治協商會議，爭執最烈，幾成僵持者，即為各黨派分配代表，其所爭執者，又為黨派之人數，未聞有為抗戰將士，榮譽軍人，生產及交通技工，出力出汗之農民，為文化工作者，爭代表者，及未聞有為國是，抗戰期間成長之青年，及為全國半數人民之婦女[illegible]

讀者投書 蘭葳里房東 脅迫住戶遷讓

似有與李姓聯合敲詐嫌疑

主筆先生：貴報言論正大，主持正義，處處反映了人民之聲，使我們非常感佩，但願在貴報採聲疾呼之下，妖魔眞能斂跡，人民利益不再受侵害，做到「不受威脅的自由」。現在敝人就受到了「被威脅的自由」的委曲。事情是這樣的：半個月以前，因有友人介紹住租虹口哈爾濱路蘭葳里一三二號房屋，并與住戶李君商訂頂契，敝人因悉該房產權係顧蘭記所有，乃先赴河南路五二五號二樓四號顧蘭記賬房商請辦理租屋手續，當答告並無手續，但只要你們自己辦手續搬得進就行，於是只好逕與李君商頂，並議以三十五萬元頂費立契承頂，即行遷入居住，此本滬市一般習俗，大房東不容易找，就與住戶承頂，不料事隔數日，有以顧蘭記賬房顧正言署名送來一封信，信上說：「貴處未經本賬房同意，擅自居入，殊為不合，茲限於函到一星期內遷出，逾限本賬房當依法押遷，幸勿延誤」等語。這眞是厲害，「依法押遷」，給我們一個「威脅」，實在不小！有軍隊，有政權，威脅平民，視為現代民主國家的不祥，現在民主中國的第一大都市上海，竟有以「房主」的身份，來實行威脅平民，眞使我們吃驚，浩歎！這種事情，法院管不管？市政府管不管？

鄙人所不解者，前先曾親夫商請租屋，該顧蘭記拒不接洽，若必須經賬房同意始能遷入，亦應於是時說明，可免鄙人受愚。現在顧家忽以「押遷」來威脅，實在是製造不平，這樣威脅鄙人遷出，而不顧鄙人已出鉅額頂費之損失，當然是辦不通的，況且這兩天鄙人接函以後又連去河南路與該賬房接洽，請示租屋手續，自願依法照辦，但他們不是說要收回自住，便是避不見面，這顯然是有計劃要執行他們的「依法押遷」這一著。鄙人由蘭州來滬，是普通小百姓，出了卅五萬元頂費，指望可以解決住的問題，若不幸顧姓一定要「依法押遷」，眞使我們想，到當今世界，暗無天日了，而且生活便成大問題了，不得已，向貴報呼籲，願能解除這「受威脅的自由」，這件事情是不是大房東與李君設圈套有意欺騙愚弄人呢？

祝文安

陸榮淑謹啓 二月十三日

唯一老牌皮膚病特效藥
九一四外用藥膏
久負盛名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到處有售

教育部立案 教育局備案
中國中學 招生
初中部 高中普通科商科 小學幼稚園各級
二月廿日
中學 西愛咸斯路三八六號
小學 西愛咸斯路二四九號
電話 七五〇八〇 七七六四五

文生氏英文專科學校補習班
晨 晚 夜
第八十屆 招生
校址 南京路慈淑大樓
簡章備索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 暨附設英文進修班
招生 本科、研究科、別科
報名即日起
考期 二月十七日 [illegible]
校址 立爾培路四一〇號
簡章備索

金爵牌 衛生衫
藍鷹牌 棉毛衫
景綸廠出品

嫩面香品
雅霜
質料香味 超羣絕倫
白嫩除斑 永保青春
大陸房總發行
上海五馬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一三九〇一

昨晚簽訂調解筆錄
「電工」爭議圓滿解決
對裁撤「頑固份子」未列入條文
吳開先允根據證件促資方辦理

【本報訊】上海電力公司工潮事件，自前日調解獲得結果，社會局即於昨日根據歷次調解情形，訂定筆錄，於昨日下午三時卅分召集勞資雙方代表人員理思、歐陽祖潤、黃鴻勳、胡世紳等簽訂調解筆錄，由吳開先主席，參加調解人，到場者有市黨部周廉潭，公用局李開第，社會局張振遠，列席者則有資方顧問羅根、陶英傑，及自來水產業工會代表等多人。首由張振遠李開第宣（初）讀筆錄，繼即二讀，逐條在文字上加以修正，對「年功加資問題」，「實行中國勞工法」，「春節賞」「退職金問題」等，勞資雙方爭甚久，但逐條均由調解人轉寰，卒於六時半順利解決。至對於裁撤「頑固份子」一條未列入，未列入之原由則爲「問題複雜」或「面子攸關」，等於「白說」，故關於本條之一切「閒話」，「口頭」允根據勞方所提證件促資方辦理。（金戈）

上海市社會局勞資爭議事件調解筆錄

爭議當事人（勞方）上海電力公司全體華籍職工，地址，南京路總寫字間，楊樹浦廠，斐倫路廠，（資方）美商上海電力公司，地址南京路一八一號。右列爭議當事人爲要求改善待遇事件，業經本局依法召集調解會議，並徵得勞資雙方之同意議定各項條件，宣告調解成立，茲將同意協定之條件，共資遵守記明如左：

一、停職職工問題：㊀第二批解約之臨時職工錢志偉等五人，公司予以復工。㊁第一批解約之臨時職工五人中馮梓淸屈增祥二人，因係戰前舊職工，公司允與續訂臨時契約三個月，契約期滿，視工作之成績與公司之工作需要，可予轉任長期者，轉任之否，則先通知公用局李代表審核之，其餘三人得過缺即補。㊂公司確認沈涵君函請辭職應予照准。

二、關於處分職工問題：㊀公司關於處分職工功過任免之處分，即時告知本人，同時通知工會。㊁公司發覺職工行爲不當時，得暫行停職加以調查明確後決定免職或復職，無論暫行停職或予免職或予復職等措施，均同時通知工會。

三、春節賞金問題：雙方同意遵照市長指示：㊀服務一年以上者給予一個月工資之春節賞（依一月份工資計算）㊁服務在一月以上不滿一年者，以十二份按服務月數比例給付之。

四、退職金問題：退職金辦法（以下之百分數，係指退職時之月薪乘服務之月數）㊀凡服務十二年以上之職工，年滿五十五歲而退職者，一律按百分之十計算。㊁凡服務十二年以上之職工年滿四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者，一律按百分之七·五計算。㊂凡服務十二年以上之職工年在四十五歲以下，一律按百分之五計算。如服務期內死亡或因公傷殘致退職者，一律按百分之十計算，不受年齡與服務年數之限制，但其應領之金額，仍按服務實際年數累積之額爲準。

五、華洋職工同職同薪同等待遇問題：公司願由社會局公用局各派代表加以審核，仍由公用局李代表開第，敦聘專家進行考驗程序。

六、年功加資問題：雙方同意，並參致雙方意見。伙伕部份雙方願遵照政府代表，並請社會局代表審查意見書所提供之改正原則實施，公用局、與公司當局共同法意加資之提高與公允。修正後之實行或追補期，由社會局公用局核定之。

七、實行中國勞工法規：雙方願恪遵社會局指示，實行中國勞工法規，惟公司應先與工會實行組設工廠會議，逐步溝通一應廠務及勞工福利之措施。

八、公司行政在政府監督之下公開之，如政府認爲應向工會公開者公開之。工會方面對於有關工會及職工福利事宜，可請社會局核令公司公開之。

九、慰籍金問題：俟公司總裁霍浦金氏赴紐約向上峯要求後答覆，惟霍氏到美三個月，尙須逗留時，公司允有確實之答覆。

十、職工制服問題：公司允與用戶有直接接觸者，如抄火表等職工發給制服，其餘部份，視工作之需要酌定之。

十一、怠工期內工資與爲再怠工問題：公司因下列之決定，允照給怠工期內工資。㊀工會允向社會局及公司書面保證以後如有勞資爭議事件，在調解或仲裁期間，依法決無怠工罷工行爲。㊁公司允向社會局及工會書面保證履行調解決定條件。

本條件既經雙方代表之同意簽名，絕對遵守協約義務。解成立依法應視同爭議當事人間之勞資間之契約。

中華民國三五年二月十二日（簽名略）

霽月光風髯也絕倫
沈鈞儒招待報人
暢論協商結果分析未來趨勢
並報告暴徒襲擊慶祝會經過

本報特寫：民主同盟的中堅人物，世界聞名的「七君子」領袖！沈鈞儒老先生，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大前天（本月十一日），由陪都乘中航機到上海來了！昨日下午三時，沈先生假座青年會十樓會議室招待本市記者，在那明窗淨几的室裏，擠着很多報人，他們都是來一覩沈先生「霽月光風」的顏色和暢聆它的「宏論」。

飄飄銀髯，瀟灑絕俗，對他週圍的許多人很爲客氣。

首先，沈先生說：

「我離開上海已經九年了，記得從前也曾在這裏招待過記者們談話，但是那時這一帶還是租界，所以有外國人派的巡捕來監視着開會，很不自由。現在不平等條約廢除了，我們在這裏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的談話，這該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

接着，他就向記者們報告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與結果，以及他的感想：

今後中國的政治
要朝着民主方向改革

「本人此次在渝代表民主同盟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情形，所有該會的討論和爭執，以至於得到共同結論的經過情形，報紙上已有詳細記載，由於國際大勢的決定力和中國人民的要求，而使中國的政治今後要朝着民主的方向，作進一步的改革。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分五組討論，獲得了協議結果。就五項協議的結果而論：第一關於改組政府的協議，國府委員額定四十人，國民黨與各黨派及無黨派各佔二分之一，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十七至十九人中將有七席至八席是請國民黨以外人士充任，也就是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最高政權機關，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聯合的政府。國府委員會每兩週開會一次，即有經常決定國事的機會與權力。照此協議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如人選適當，大家尊重施政綱領，應該可以成爲大選以前過渡時期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而獲得國際的更加重視。

第二關於和平建國綱領的協議，大家都有相當讓步，所有人民權利、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財政、教育及文化、善後救濟、以及僑務等項，均有詳細規定，如果今後各級政府各黨派都能尊重實施，全國人民加緊努力，促中國民主的方向在共同施政綱領中已經是被規定了的，特別是關於保障人民自由的辦法，在綱領中特設一項，有具體的規定，於要擴大到收復區，要組織人民機構，以求實現人民的自由，保障委員會，同時爲過渡的一個合法的改革資本，經濟設施，共同施政綱領中，特規定要召開全國經濟會議，詳細研討改革辦法。

全國軍隊制度可以走上軌道

第三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illegible]

[illegible]

連言論自由都沒有那裏還有其他的自由

[illegible]

人民究竟有自由保障嗎？

[illegible]

代表挨揍、不是黨派鬪爭，是政治失去了控制力量

[illegible]

楊文道昨未出獄 據說是手續未備

繫獄十年之楊文道案，預定昨日即可出獄，但因手續未能即時辦妥，可望日內恢復自由。

絨綫廠老闆爽約 女工大鬧社會局
李劍華拍胸脯說「負責」 十六日每人發給一萬元

【本報訊】BB絨綫廠全體工人前因要求復工，曾於一月卅日在社會局與資方成立協定，並允於十一日發給每人一萬元，暫維生活，嗣資方代表李劍華，與工會登記之人數相差（小毛）之唆使，僞造名冊，並因未能解決。十二日經理陳如堂三九六名，故未能解決。十二日約定工人於十三日下午二時半赴社會局靜候調解，但資方竟臨時缺席不到，同時承辦是案之張振遠，適參加電力工潮簽約會議，改派朱承浩接見勞方代表，但該廠以女工居多，頗多喧鬧，致引起警局注意，故派警士多名到場維持。至晚六時後，勞工處長李劍華，負責答覆，定明（十五）日下午到局簽約，十六日履行前允之一萬元諾言。諸女工臨行時對李曰：「李處長你負責」?李拍拍胸脯答稱：「當然我負責」，工人稱：「陳如堂對付工人的行爲頗劣，要對你不起」。據在場工人稱：「金，每逢娶妾，即「飛帖打抽風」，以前新工人進廠，要抽取佣金，即藉故報復，此次被遺漏之人數，實爲其一貫之報復手段」。

每日經濟
黃金狂漲 出十五萬大關

今日黃金、食米、食油、麵粉、棉紗、布、日用品等均見回漲，黃金尤甚，竟出十五大關，時值此主席蒞滬之際，一般投機奸商，猶故態如故，抬價，作非法，日市價，存貨，魚肉，需言，仍舊。招待中外記者席上，記者也曾提及上海物價等事，所以主席也很注意此等不怕國法之投機奸商。

▲金融 赤金最高 二八萬 最低 二一七萬 收盤 二四萬五千元 暗市 [illegible] 飾金 [illegible] 重貼 [illegible] 拆息（每千元）[illegible] 暗息（每千元）[illegible] 銀元 [illegible] 紋銀 [illegible] 美鈔 [illegible]

▲香港票 373630年港幣 三一二〇元 ▲公債 甲乙丙丁戊種 [illegible] ▲紗布 龍頭細布 [illegible] ▲雜糧 ▲米糧 白粳 薄稻 洋秈 [illegible] ▲日用品 [illegible]

原野
新九十一期（卅五·二·十四）

悲憤悼園姊
曾宇

自從去年一月間在天目山和園姊分別後，一直來是記掛着她的平安，也沒有一天不在等待她的人來。但是爲了交通的阻梗，連信也沒有好好地通過一封。勝利了，內地的朋友們都紛紛地回來了，但總不見我帶個信來，甚至一通信都不給我的園姊，我有點恨她，寫信給文叔說，她忘記了我。

「園姊已死在皖南○○局的監獄裏」。文叔的回信來了，告訴我。

三十二歲，年青，健康，堅決，熱情，園姊是不應該死的，雖然我曾料到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她隨時會被人結束了生命，但我終不忍相信，然而這不是夢而是事實，園姊是被法西斯强徒活活地處死了。

我淸楚地記得，在我們分別那個晨光，曾留下過一個諾言：「明年春天再見」，同時給我在小冊上題着「暫時我們分離的雖捨，爲了這樣的字句：除非兩座山就永不會碰攏」。但現在已經是快春天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園姊呢？爲了四萬萬人的幸福，她已經在自己的崗位上戰鬥而死，從此我再聽不到她那銀鈴子一般的聲音和鼓激的話語了。想不到生離竟成了死別，而她又不是病死，却是給這一只黑手不明不白的捏死，叫我怎樣能忍耐，怎樣不悲憤！

我的認識園姊，是前年夏天的事。那時我在天目山工作，她和我的妻是在另一個機關中做事，因此我們同住在一起，爲了我散漫的外表及刁兒邪當的態度，她似乎不願和我多說話，我呢，她不理我，我也不願理她，後來因爲文叔的介紹，到天目山，給我們重新介紹了一番，我們才開始熟悉起來。

從此我們往常在一起談論各式各樣的生活的問題，我漸漸了解了她的生活和性格：她十二歲就死了父親，在母親撫養中長大起來，十九歲那年，她母親也撒下了她，一直不斷的在生活中挣扎着自己的才力，共間是經過了不少的痛苦過來，在九年前，她走向革命的路途，在這九年中間，經歷了幾多的危險，阻擊，而始終堅强地站立着，她熱情，堅決，有主張，强烈的正義感和不避生死的鬪爭精神，從她的過去生活的經驗中看來，她是在痛苦中間健强起來的。

我們有着一個同樣的信念，但我沒有那豐富的鬪爭經驗，而有時不覺浮燥，在這裏她校正了我許多的弱點，告訴了我許多不同的鬪爭方式，像她教導弟弟那樣熱心而眞誠，

雖然有時爲了某某問題的爭辯，會鬧得面紅耳赤，結果總是她讓了，使我慢慢地再把事情弄個淸楚，無話可說。

但園姊並不是極端嚴肅的，有時在她會變得那樣輕鬆而活潑，常和我們唱起那些空閑的流行曲，和打時趣，那種使我們感到驚異的語言... [illegible]

去了五個月，直到去年一月，園姊因爲工作的關係離開天目山，要回到家鄉去，臨走時，她告訴我：「不久我會到你那邊來。」於是在分散後，我總是在盼望，... 就接到她從園姊回到家鄉後的一封信！說已經托了朋友帶來，在進行鬪爭工作。我放心，她會安全，我亦相信，她會把工作做得很好。因爲她告訴我的...

鯨魚牙
英·傑克倫敦作　香·萘譯
（六）

[illegible]

（完）

雨過天青（四〇）
趙淸閣

唐瑞華已經被震驚醒來，

紹軒：（這時再也抑壓不了啦，舉拳就打）你，你還給我的唐瑞華來！還給我心愛的女兒！（簡眞傷心憤恨到發了狂）

唐紹堯一把拉住唐紹軒。

紹堯：大哥，當心驚了瑞華。（向致瑤）還不快把你這瘋婆娘拉過去！再要這樣胡鬧，我可對不起啦。

瑤瑤：（把致母拉過一邊）媽，有話等會兒說，您先別這麼發燥呀！

致母又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唐瑞華微微呻吟着。

紹軒：（悲切地趨向唐瑞華）瑞華！

唐瑞華無力地眨眨眼。

醒華：（低聲向唐紹軒）妹妹的傷很重。

紹軒：（向唐安國）快去請醫生來。

唐安國答應着去了。

瑞華：（微睜雙目低聲喃地）爸爸，我……已經報了仇啦！

紹軒：（老淚滂沱地擁着她）好孩子！

唐瑞華支持着想坐起來，醒華連忙從後面撐住她的腰，瑞華：（用手揩去唐紹軒臉上的淚，又注視衆人）二哥和三哥呢？

建華：（看了看唐紹軒，知道瞞不住了，低聲地）他們都……都犧牲了。

紹軒：（大驚）啊？振華也死啦？你們怎麼不告訴我？

建華：我怕您難過，所以叫大家瞞着您。

唐紹軒痛苦地捧住頭。

瑞華：唉，他……他們都是爲……爲了我，爲……了我……，（言下淚流不止，許多話說不出來了，只低喘而啜泣着）

唐安國領着醫生近來。

醫生：（向衆人略一招呼，逕前看看唐瑞華）把她抬到另外一間屋子去。

建華：就在隔壁我的書房裏吧。

唐益生同唐安國把唐瑞華的藤椅抬進書房。

唐紹軒想跟進去，被唐建華拉住。醫生遂即關了門。

這時外邊傳來一陣凱歌聲，唐建華疾步跑出去。

正中村柵外門

曙日照耀着天地，天空晴朗無雲。

唐建華站在柵門口向遠處眺望。

幾匹絕塵的馬飛馳而來。

唐哲先，唐爲城，唐麟眞，劉二還有梅理淸，廳凱南等，一齊在柵門外下了馬。

建華：（大喜）你們都凱旋了？（與他們個個握手）

大家一起歡躍地走進柵門。

唐家廳堂

唐紹軒正貼着書房門站立，憂心地等候唐瑞華消息。

唐建華等一擁而進。

建華：（興奮趨向唐紹軒前）爸爸，我們終于最後勝利了！

唐紹軒勉强向衆人苦笑着點點頭。

醫生沒有講話，只搖搖頭進去了。（未完）

李作霖醫師　專治花柳各症　下疳 淋病 橫痃　地址中正東路三六三號大滬飯店

康樂生（哈門藥廠監製）外用妙藥　總經理：新新公司　代理：新新藥房

包醫花柳　天津同春堂

外用固精妙藥　威力生　夢遺滑精　遺精早洩

耳靈　專治耳聾　驚掌瘋水藥　T.37823

花柳（首創）預防　挺甫醫院

花柳專家

老寶華銀樓　金銀飾物

舊床

肺癆　甯大椿專治

瘋科　嘉興三百餘年楊九牧

歡迎外埠各地經銷　地址上海北京路永康里　良園藥廠發行

英雄　送12寸　拍四寸藝術照

濕毒靈

戒烟

包醫　白濁 下疳 橫痃

包醫　停經　婦女當日見效

包醫　白濁 下疳 橫痃 疝氣 爛脚　老天德堂

中央烟行　香烟　雪茄烟絲　Tel.33248

永甯藥房